

皇室烟雲

德齡 著

Imperial Incense

顾秋心

译

邓伟霖

清史别丛·德齡公主文集

鳳

出版传媒集团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皇室烟雲

Imperial Incense

德齡 著
顾秋心 译
邓伟霖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室烟云/(美)德龄著;顾秋心等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清史别丛·德龄公主文集)

ISBN 7-5343-7020-5

I. 皇...

II. ①德...②顾...

III. 西太后(1835~1908)——生平事迹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344 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 名 皇室烟云

作 者 [美]德龄

译 者 顾秋心 邓伟霖

责任编辑 马兰峥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电话 010-80366605

开 本 965×635 毫米 1/16

印 张 13.5 插页 2

字 数 110 00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定 价 18.80 元

发行热线 010-88876731

编辑热线 010-88876730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德龄(1886—1944),满洲汉军正白旗人,原籍珠海市香山县南屏村,父亲裕庚是清末三品外交使臣,后任太仆寺卿,母亲法国人。1895年其父裕庚出使日本,德龄与家人随父前往日本。1899年,裕庚出使法国,德龄又随父在法国居住四年。1903年随父回国后,德龄担任慈禧御前英、法等文的翻译工作,1905年3月,其父裕庚在上海病重,德龄正式出官。1907年德龄与美国入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

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对官中情况非常熟悉,在美国,德龄以英文写作了大量与“清宫”相关的作品。她的作品中既有真实的历史写照,也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既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又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本书对慈禧太后短期离京出巡时旅途中的生活起居、娱乐游览作了细致描绘。慈禧时时刻刻不忘记帝王的尊严,这使她的旅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滑稽可笑的场面。为了维持宫廷的豪华生活,无数的宫女太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后勤队伍,日日夜夜为皇室辛劳着。这些幕后人员辛勤的工作情况将在本书中一一呈现于作者笔下,全面展示皇室这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社会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它不合情理的地方会让人哂然一笑,而工匠们手艺的高超和制作的精密则让人惊叹不已。

德龄以特有的女性细腻展现出别样的清宫生活,其独特的西方视角更能引人深思。

目 录

一、金沙铺道	(1)
二、太后坐火车旅行	(5)
三、火车员工	(11)
四、铁路官员	(16)
五、朝廷官员	(20)
六、銮舆	(26)
七、接驾	(32)
八、太后的衣橱	(38)
九、宫廷烹调术	(43)
十、光绪皇帝	(52)
十一、女侍官和宫女	(56)
十二、旅行中的小朝廷	(61)
十三、在旅途中	(67)
十四、著名总督袁世凯	(72)
十五、在野外	(77)
十六、老佛爷回故乡	(83)
十七、太后的寝宫	(89)
十八、历代皇帝的遗物	(95)
十九、狐仙塔	(101)

皇室烟云

二十、狩猎园	(106)
二十一、痛苦的回忆	(112)
二十二、御剧场	(117)
二十三、返程	(122)
二十四、桑叶的奇迹	(128)
二十五、朝廷的工匠	(134)
二十六、御狗屋	(143)
二十七、皇室的奢华	(149)
二十八、湖上宫殿	(154)
二十九、太医	(159)
三十、宽容与公正	(169)
三十一、当荷花迎朝阳的时候	(174)
三十二、老佛爷的梳妆台	(180)
三十三、皇室的花卉	(191)
三十四、银盆	(196)
三十五、预兆	(201)

一、金沙铺道

中华帝国的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道路两侧撒满了飘落的桃花瓣，好像铺上了粉红色的地毯，香气弥漫了整个空间。一条铺着金光闪闪黄沙的官道伸向远方，并传来了低沉的马蹄声和人的脚步声。

身穿华丽的长袍、头戴饰有黑貂毛辫满洲帽的警卫是这列闪光的马队的前锋。他们的坐骑都是最好的蒙古种小马。它们的毛平滑光洁，鬃毛长而亮，就连那笨重的脚镫也镶嵌着珠宝，或刷有各种颜色的漆，在阳光下面闪闪发着光。

在小马扬起的尘土后面，有一顶由十六名太监抬着的金光闪闪的大轿，轿子的两侧雕有象征着皇室尊严的龙。轿子里坐着的是身子笔直、一动不动、像一座塑像似的被人从一座庙抬到另一座庙的、统治中国四亿人口的慈禧太后。在后面陪伴御轿的另有八顶刷红漆的轿子，每顶由八名太监抬着，里面坐着的是太后的女侍官们，其中有我的妹妹和我，我们是陪伴太后去作一次有趣的回忆过去的旅行的。

周围一片寂静，只有大金轿的轿杠在轿夫的肩膀上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李莲英，这个有名的总管太监，太后宝座边的恶魔，不时地对队列中的某个人吼叫着发出命令。他是这次旅行的礼仪总管，旅途上的一切细节都由他仔细规划。

从颐和园大门到曾写下了无数历史篇章的热河行宫大门之间，伸展着一条铺着湿润黄沙的大道。没有一个普通百姓可以涉足这条皇家官道，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想靠近前去偷眼瞧一下路过的统治者都是不被允许的。

大路曲曲折折延伸到前方远处的青山，人们不禁要猜疑，太后为什么要在五十年后还要来回访她第一次获得胜利的場所呢？那时候，她是兰儿，是咸丰皇帝年轻漂亮的妃子。咸丰皇帝一死，她就陷入了一场阴谋夺权的斗争中，两名极有权势的大臣企图夺取她幼小的儿子同治的皇位。

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慈禧要设法智胜两个大阴谋家怡亲王和肃顺。她心里害怕，怕刺客的刀剑落到她儿子身上，于是她踏着这同一条路逃离了热河。在斗争中她得到了禁卫军头领荣禄的帮助。荣禄曾是她成为咸丰宠妃前的情人，以后他当了官又一心一意地侍候她。于是，当代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的兰儿与禁卫军头领荣禄之间的爱情就只能彼此悄悄地埋在心底。

现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后，太后正在返回热河，那是她的权威开始树立的地方。这些年以来，荣禄死了，她疼爱的儿子同治也死了。可以说，在这些过去的日子里，只有恶魔李莲英还继续留在她的身边。

离紫禁城这个充满野心的地方越来越远了，太后的队列正在沿着黄沙官道上前进着。

队列向着前面的青山蜿蜒前进，偶尔在有庙宇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那里的主人已准备好对太后的迎接——然后再前进，最后终于来到了行宫的广场上。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地方。

那些宫殿全部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柱子上，传统动物——龙一条接着一条盘旋而下。这地方的建筑，比起紫禁城和颐和园来，还是显得粗犷，可能是满洲人的手比较笨重。

这是一个由宫眷、太监和宫女组成的安静的队伍，他们紧跟着太后快速地走着，因为太后经常在宫殿之间来来往往，行动也是非常敏捷的。她显得有些急躁，迫不及待地要去看看每样东西，去再访所有她身为年轻新娘时所到过的地方。

她说话声音很小。紧跟在她后面的我听到她说：

“这是我儿子同治当年举行加冕典礼时的宝座。我记得非常真切，我仿佛看到他穿着皇帝的黄袍坐在那里。”

她说得非常轻，回忆着那决定命运的加冕典礼，那是她后来连续三次摄政的开端呀！这一切都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而她现在正在重历这一过程。她长时间地注视着她的幼小的儿子接受加冕时所登的宝座。随从们，从宫眷到最卑微的太监一个接一个地跟在她后面，像一列装饰着皇家服饰的豪华列车。可是她连瞧都没有瞧他们一眼，径自向别的宫殿走去了。

她指给随从们看咸丰皇帝死后停灵的宫殿，那是为了等待

择吉日作他最后一次长途旅行回北京。太后描述得这样真切，使人仿佛真的看到咸丰躺在那里，把自己身上的重担全部转移到当年的兰儿（现在小声说话的老妇人）的脆弱的肩膀上。

在这之前，太后曾告诉过我许多关于她一生的故事。现在她指给我看她曾经生活过的最浪漫的部分——而我却感到非常伤感。但当我们结束了对热河的旧地重游而回到北京时，一切又都过去了。当颐和园大门在我们身后关闭时，旅行就算正式结束，这好像历史的记载又翻过了一页，而那一页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人去打开了。

二、太后坐火车旅行

太后变得非常好动。我想可能是热河之行产生了这种影响，在这之前，自从她为了避开义和团运动而远奔西安以后，她没有离开过颐和园和紫禁城，总是往返于这两地之间。此外，她可能对所有的宫廷礼仪以及每日的早朝等等都感到厌倦了。不管是什么理由，她就是渴望着去做些新鲜事。我也猜想，她的不安于现状也许像我对我满洲血统的好奇和猜测一样。至少，关于此事，我受到过各方面不指名的谴责，可能我妹妹和我都表示过很想去东北的奉天，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一六四四年从那里入关的。

不管怎样，太后决定要去奉天旅行，看看祖先们的宫殿，而且对太后来说，她决定做什么就等于她一定要做什么。她立即下令为她准备好去奉天的一切事宜。也像在热河行宫一样，在奉天的皇宫里也有许多留守人员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但她还是派了一批人先行去检查一切准备工作是否像颐和园和紫禁城一样符合皇家的规格。

显然，这样遥远的路程，要坐轿子是不行的。再则，外国铁路部门已经以非常高的价格卖给她一列“御用列车”。这倒不是铁路部门敲诈她，而是许多中介人员插手了这一买卖，层层回扣，以致价格升高到几乎相当于一个不大的王国的全年开支。李莲英也像往常一样得了不少好处，谁也说不清他究竟得了几千两银子，或贪污了多少。而这一列车她却至今还没使用过。她常常对许多事情感到好奇，现在她迫切希望体验一下坐火车的感受。她很少离开北京，现在该是她看看她自己统治的国土的时候了。也许她早就应该看看她的百姓了，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按传统规矩，平民百姓连看她一眼都是不允许的，这样她当然也就见不到他们了。每当她经过大道的时候，路上总是空无一人，甚至连小街上也是空的。但是我妹妹和我都知道，百姓往往在自己家里的纸窗上捅个小孔，从那里偷看过往的皇家队列。

但他们仍然看不见太后和她的任何一个宫眷，因她们所乘坐的轿子几乎是被盖得密不通风的。我常常拉开帘子向外看去，但只能拉开一点点，否则，若让别人看见了我，我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旅行开始之前，一切准备工作都必须做得尽善尽美。首先，太后必须下一道旨意说明某日她的火车要从北京开往奉天。这对于铁道部门就是一道法令，因为只要太后的火车一上路，那么别的火车就不准在这条线路上开动，违者论处。铁路部门必须派专人护送。太后需决定朝廷里哪些官员应随她同去。我和

庆善共同接受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注意每一个细节，或者说列出一个清单，使每件事该怎么做都有章可循。

但是首先要忙起来的就是工人。火车共有十六节车厢，用以装载随从、官员和物资等等。由于这列“御用列车”是第一次使用，所以对每一节车厢都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快速检修。十六节车厢必须全部刷成黄色，只有机车除外。我想，如果太后想到的话，她肯定要把机车也刷成黄色。但她毕竟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失去了让一台黄色机车拉着我们跨越中华大地的实地经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

太后一旦决定出游，就向她的一些大臣征询意见，她给这些大臣极高的俸禄，但就我在清宫的这几年看来，她很少采纳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当他们的意见违背她的意志的时候。太后一发话，这些大臣就忙着上奏章，这些奏章的内容大致是：

“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皇帝乘火车旅行过，这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太后年纪大了。再则，太后身负重任，长期离开紫禁城是不合适的。微臣希望太后放弃原定计划，不要被外国影响所左右。”

所说的“外国影响”就是指我妹妹和我。

在启程前的二十天准备阶段，不断地有奏章呈上。太后收到奏章后，态度始终如一。她把奏章撕得粉碎，随手扔掉——这是她处理不合她心意的奏章时一贯采用的办法。她说的话也很严厉：

“别的皇帝没有乘火车旅行过，那又怎样呢？要是那时候有

火车，或许他们也这样做了。我也不怕危险，我敢于面对危险。再则，他们有什么权力说我老了……”

这话我听来很新鲜，因为我知道她已经快七十岁了。她和其他女人一样，不论是脸还是手指，都显示出了她的真实年龄。她从不承认自己老了，而且有人暗示她看起来的确老了，她非常气恼。

“……为什么他们强调我身负重任而不该离开北京呢？”她继续说，火气越来越大。“那个笨蛋没有看到我们是走到哪里，朝廷就跟到哪里，照样处理朝政吗？那年拳民闹事，我们不是也带着朝廷到西安去躲避洋人吗？我怎么养了这么一批笨蛋来劝驾？”

启程的吉日吉时选定了，从李莲英到最卑微的宫女，从最高级别的大臣到最低级的铁路工人，从太后到皇室最小的宫眷，每个人都在兴奋地准备着。

当然，还得为太后准备这样一条路：从紫禁城的大门到乘火车的地方。就像去热河的路上一样，这条路也铺满了黄沙。沙子是预先浸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尘土飞扬。这样，这条路看起来就像退潮后的海滩。我紧跟在太后的后面，从紫禁城经过中华门、前门，沿着前门大街直奔永定门，永定门的大门就在火车站旁边。太后的轿子（当然是黄色的）由十六名轿夫抬着，宫眷们的轿子每顶八名轿夫，一行人直奔火车站，列车上为太后的轿子准备了一节专用车厢。在我们左边矗立着美丽的覆盖着蓝色圆顶的天坛，右边是先农坛。

最后我们到达了永定门。穿出城墙，就看到御用列车在前面等我们。多么壮丽的景色，仅仅是二十天的准备时间，十六节车厢，除了轮子外，全部新刷上了光彩夺目的金黄色油漆。这些油漆工干得多出色，任何一个人都会夸奖中国油漆工的辛勤劳动。对于我们一班人，登火车都是通过台阶，太后登车则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不过太后这时候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了，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御用列车——在这之前，她连普通的火车都没有见过。火车向前移动了一点，她怀着极大的兴趣看着轮子——她竟忘掉了帝王的尊严，弯下腰去看车底下的轮子，并且接二连三地提问题。为什么引擎里有蒸汽出来？蒸汽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力量推动火车？为什么它必须在轨道上而不能在地上行动？说她是个真正的皇帝，还不如说她像个小孩。火车一会儿后退，一会儿前进，直到太后满意地认为真的一切都弄明白了，这才下令登车。

一条跳板从地面架到车厢门口，板上铺着黄色的天鹅绒。李莲英走在前面扶着太后的手臂，其他的太监也在旁边帮忙搀扶，怕她在斜坡上滑倒。等她一走进车厢，跳板就撤了。要太后下达命令后火车才可以启动，这是常规，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紧急停车，那又作别论。她还定下了一条奇特的规矩：火车不准鸣笛，也不准打铃。

这次上奉天的旅行比起那次坐轿子去热河的旅行远多了。太后生平第一次用上了真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她年轻时代，这样的火车会被她看成是怪物，认为是魔鬼在驱使它，拖动

皇室烟云

它。现在她接受了她年轻时认为不可能的事实——在铁轨上旅行。

但她还是随身带着轿子，因为她担心这个可疑的现代化运输工具说不定在某个关键时刻会出毛病。

三、火车员工

有一个小小的习惯，那是在太后上车前必须遵循的一种传统，同样，在她进入一所房子前，也必须遵循这种传统，那就是：她永远必须是第一个进入的人。如果屋里原先已有人了，那么他必须在太后进去之前出来，让太后先进去，其他随从再跟着进去。因此，当太后要进去以前，火车全体员工必须下来，在火车的另一侧，看不到太后的地方跪叩，等候太后进车。太后是个不愿浪费时间的人，所以只有极短的一刻火车冒着烟，蒸汽烧足了，而车上却没有工作人员。然后，太后在自己的车厢里被安顿好后，员工们就回到各自的岗位，等太后一发话，火车就启动。

准备工作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庆善为了把每件事都处理妥善，简直忙疯了，累垮了。首先是火车员工的问题，太后坚持要让太监来驾驶火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长期以来太监都是干的婢女或侍从的工作，他们对火车真是一窍不通。

最后庆善终于说服了太后放弃原来的意见，~~最终~~最终决定，让火车员工离得很远，以免破坏男人不得侍候她的传统规矩。